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咸
淳元年鎮江府學刻元明遞
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釐米寬十五·七釐米

說

苑

一

說苑 十三冊
宋咸淳本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咸
淳元年鎮江府學刻元明遺
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釐末寬十五釐七毫半

宋咸淳本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
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
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誤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
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
之款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
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
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十其顯
者七十二人比日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及而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
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
際固難知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
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
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
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
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
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者道哉子曰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
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
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
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
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
其書者知老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
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

朱和曰孟子

勸苑詠錄



卷之二十一 江蘇省立圖書館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詠苑雜事雜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繁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陰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二條別篇目更以造器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詠苑比日可觀臣向昧死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反曾六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送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

卷一

十一

品

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眷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大止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送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卷一 榮後 睿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七人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文足下以文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理矣書曰眷作聖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大止之有云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卷一 榮後 睿
端寸 榮後 睿

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母

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
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
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
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論衡

二

馬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
化詩曰慎尔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
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
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
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到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

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
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三二八

論語

二

馬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

卷一 二五 四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

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
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之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卷一 三十三 宋廿二 院

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見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懌小既觀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生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饑 宋廿二 院

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
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河間獻王曰禹稱民
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
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
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為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

卷之二 宋世の事 宋世の事 宋世の事

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

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

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河間 宋世の事 宋世の事

九卷一

三百四十七

四

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

苑一

王 三百九十八 周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芻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葛爲樂正倭爲工師伯夷爲

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

苑

五

三百九

周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

四疇葛爲樂正倮爲工師伯夷爲

秋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馭青堯體力便巧不能
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
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
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
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

苑一

六

三百十一

卷

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
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
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
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
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
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
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
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
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

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爲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

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音之士踵門而宋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王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檀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卷一葉のり 莞 枚 莞 便 枚 使 於 甯 戚 曰 莞 子 今 年 老 矣 為 弃 寡 人

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

卷一葉のり 土 枚 士 桓 公 曰 得 賢 奈 何 之 土 騷 然 舉 足 而 至 矣 桓 公 曰

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士踵門而宋見寡人者甯戚對

卷一葉のり 微 枚 微 枚 宋 見 寡 人 者 甯 戚 對 明 舉 之 不 顯 而 用 之 疑 官 之 卑

錄之專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卷一葉のり 傍 枚 傍 在 傍 一 阻 也 言 便 事 者 未 嘗 見 用 二 阻 也 雍 塞 掩 蔽 必 因 近 習 然 後 見 察 三 阻

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凡 犬 吉 弓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卷一葉のり 檀 枚 檀 也 去 此 五 阻 則 豪 俊 並 興 賢 智

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綏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
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夫有一士以聞者也故
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人游寡人請
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
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父矣未嘗干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燕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卷一

一

一

潘

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燕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三六

卷一

十

潘

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以重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臣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日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日又莫若不敵不敵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志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日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日得意而恐驕三日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戰其然也越王有踐與吳人戰大故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且二遠日五令群日聞其過者也文公與楚人戰大

卷一 齊多士文 三 下川

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

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 當莊王歸過申侯之... 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 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 也而群臣又莫若不敷不敷忍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感然憂恐聖知... 不在乎身自惜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志飯可謂... 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 曰得意而恐... 行何以嚴其然... 兼有尤焉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 令群臣曰聞... 亦恐不聞其過者也... 文公與楚人戰大

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堯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臣聞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

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堯仲隰朋東面而立而公責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而心不能行者也

卷之二十一

此天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君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

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苑一

十三

二百九十四

葉原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共與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亡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卷一十三葉のり
無事 字サレリ存多非

故此苟有志則無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范一

一五

二百九十四

葉原

卷一十三葉のり
瘞 字サレリ存瘞

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共吳瘞

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齊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三言

一說苑

古

潛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勅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撰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而尊之也

卷一のあきり
字サニリ存飭

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三言

一書

古

潘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善不過也文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卷一のあきり
字サニリ存飭

死問疾勅力字丙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身以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痛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救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夫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
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
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
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
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

言苑一

十五

由身之有暇眩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痛為去

太心一十五
宋中一り
史作今移禍
唐去是身也
子案サ
予逆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
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君胡不為君曰命在救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夫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曰天其忘子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

不志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乎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子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

不志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卷一 七の葉 三ノリ 藥 宗サニリ本 藥 下同

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

卷一 七の葉 三ノリ 聞於卑 宗サニリ本 卑

樂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

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

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

卷一 七の葉 三ノリ 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

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

卷一 七の葉 三ノリ 數 宗サニリ本 數 下リ

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

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

卷一 七の葉 三ノリ

十六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莪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

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

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

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

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

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

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

忽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立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謀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知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天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士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而囑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囑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囑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忽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平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謀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諱武子曰獸也曰獸也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

卷一十七
獵也

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

聚矣田車合矣天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士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而囑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囑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囑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諱

十七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婁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
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
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
號曰子大夫日夜去其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
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
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
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失弦章
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
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卷一 梳
字サリナ 梳

符不補梳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婁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
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
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

卷一 十八

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止尺寸愛人猶且
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
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
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失弦章
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
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目服之君嗜之則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之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於今諸君諂諛以干利故出賈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吳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章不受君子曰弦章之東門子之進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弃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之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於今諸君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君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章不受君子曰弦章之東不事子之道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弃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

卷一 九章句
齊人 主之有存也

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

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

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大妣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呂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

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蹙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

語也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遂其君而尊其政故曰無勢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雖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

卷二

二百九十一

六十四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諫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

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齋飲公且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誦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而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恤不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空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

苑二

朱子名
三言七字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如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挾國事以爲輕重於私曰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譎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又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士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六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卷二

三

三〇十二

趙繼祖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隄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閔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名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名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人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
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
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專于宗事
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

而不名湯曰何謂臣而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人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
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
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重宗事
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

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黑而可李克曰臣聞
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
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宋太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君外一居中

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黑而可李克曰臣聞
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
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卷二

五

卷二 翟黃 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 李克曰季成子為相 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 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君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又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
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
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
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為哀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遣翟黃翟黃乘軒車戴華蓋黃
金之勒約鎮篋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
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
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

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社
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君黃
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
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
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
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
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毋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
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
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
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
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
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
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成侯卿至上謁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
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成侯卿曰赦其死臯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謹對
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
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
州而燕人給牝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
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
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
以五羖羊之皮使荊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
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
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
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
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
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
遂歸而薦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
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
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若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
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
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
臣之過也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
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

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
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
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
百步且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
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
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
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
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

見將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立可謂內
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
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
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繫上下之實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為帶令司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卷之二

第十

我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野而貴
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
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
臣何送焉若言
諫而不見從出
納善於君而不
愛子朝乘弊成
馬驚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妾死也
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
與君陷難者也

馬驚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且將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立可謂內
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

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

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等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為壽令司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跪野而責

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

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

有難而死之是妾死也

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

納善於君而不

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

馬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卷二十七
晏子
宋サリナ多之
字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爲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焉。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姓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有甚焉。無以禁之，遂譟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堅見晏子，復於公曰：請得晏子，公曰：何改也？對曰：晏子以鹿之裘，棧軫之弊，而駕蒼馬，以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世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羸，駕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

復於公曰：請得晏子，公曰：何改也？對曰：晏子以緇布之衣，麋鹿之羸，駕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世於子。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爲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焉。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姓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有甚焉。無以禁之，遂譟不受也。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為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姓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棄之上，臣亦棄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有甚焉。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曰：復於公曰：請得晏子。公曰：何改也？對曰：晏子以結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為者，為以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也。

九リ 不麋鹿
也故 不麋鹿
馬以朝則是
子晏子

卷二十一
晏子

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
賜而不獲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
則過之君之內祿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
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祿臣之所職若有播
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寧戰車不修
此臣之罪也君之失德臣以為罪也

卷之三

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以之富無不乘車者毋
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
節士待臣而後食者數百室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晏子之公曰善為君浮相子也
晏子方食君
使者返言之且
貧也寡人不
之縣一於晏
以君之賜澤

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
賜而不獲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
則過之君之內諫臣之父兄君有離散在於野
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諫臣之所職若有猶
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寧戰車不修
此臣之罪也君夫聖主為國以朝王者非臣之

卷之二

三

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
之黨無不食衣食者妻之黨無不凍餒者國之
簡士待臣而後出火者數言宗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嬰之罪也公曰嬰為君浮棺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返言之且曰
君之賜也嬰之罪也公曰嬰為君浮棺子也
使者至公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公曰嬰為君浮棺子也
使者至公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公曰嬰為君浮棺子也

卷之二
不知也

晏子曰晏子

後及三

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也

二後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與女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且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卷之二

十三

湯

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官也明君之所尊禮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與女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目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改逆命利君謂之忠

不諫諍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官也明君之所尊禮

謂之順

謂之諛

宗サ行本

為仍同

論苑二

三

湯

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五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且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言不面譽也

卷六

說苑二

而

湯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播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あまのりり 五箇 系サリ本

至聞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而闇君以為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且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之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誓不面譽也

二九六

論苑二

而

湯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矣。夫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謨也，愬無罪者國之賤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然也。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遺於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矣。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卷二 十三 齊威王七年 趙之說 案廿五年 慈

十一

十五

三百七字 冬正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謨也，愬無罪者國之賤也。

卷二 十三 齊威王七年 然也 案廿五年 殺也 四七 子人 案廿五年 與人

筮以疑於衆者然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遺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於君祭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余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



顏以乞 字サ、リナ多 為子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
餓何不告於君
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遠已則可矣否則亦之受罪不文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

苑二

夫



